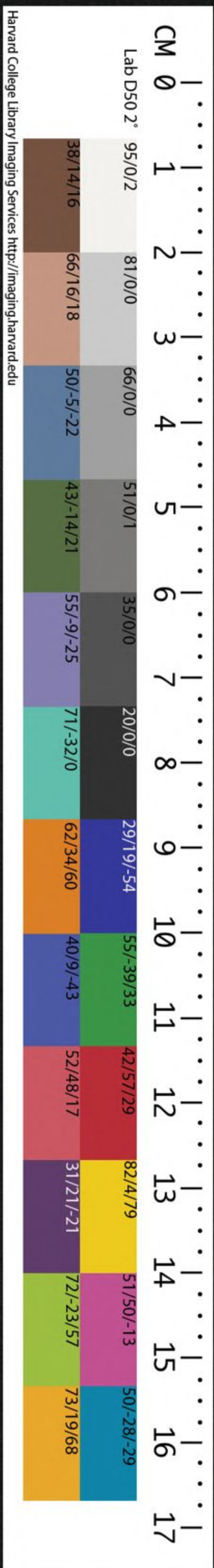


T2516/7928(8)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08



卷之十七

漢二

史緯卷十六

漢書四

志

食貨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與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燠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棊楸遷有無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道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赦民地亡曠土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畷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畷畷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

私田百畷公田十畷是爲八百八十畷餘二十畷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畷中田夫二百畷下田夫三百畷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爲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

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
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
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
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場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
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壑曰廬在邑曰里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
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
鄉而爲卿也千里有序而鄉有序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
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壑冬則畢入于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

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賊寇習禮文也春秋出民
里胥平日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
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
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
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相與歌咏各言其
傷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
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
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于國學諸
侯歲貢小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
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

少學即國
學在侯國
遷天子而
稱少

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畧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息爭訟故三年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日登再登日平餘六年食三登日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訛焉於是上貪民

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而有後禮讓是時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間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

人月安能
食一石半
又石何止
三十錢或
當時石小
而錢貴也

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
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勤耕之
心而令糴至于甚貴者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
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
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孰
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
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
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
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及秦孝公用商君
壞井田開仟佰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

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
貧者食糟糠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于始皇遂
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取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
力耕不足糧饑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
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古贍通海內愁怨遂用潰亂漢興接秦之敝
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
半高祖乃令民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
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于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
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
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

知本

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惠高后之
開衣食滋殖文帝卽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
背本趨末賈誼上說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
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
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
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
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大賊
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
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
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既聞耳矣安有天下上耳阡危若是而上不警者世之有能天
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早國胡以相
恤率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
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亮老易子而斃其骨政
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赫中擬擬者竝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
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
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
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
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積畜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富安天下
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

躬耕以勸百姓。鼃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不虛。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堯湯，加以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

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亾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亾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亾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

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亾得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亾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亾農夫之苦有任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乎農人農人所以流亾者也今法律墜

商人商人己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己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夫有錢粟有所漂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足用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亾粟

漢散也

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亾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文帝從之，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五大夫，萬二千石，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言：陛下恐塞卒之食不足，用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大漂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

富樂矣。上從其言，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租稅。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稅，三十而稅一也。後上部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以除罪，始造苑馬以廣用，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婁敕有司以農爲務，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亾事，非遇水旱，則民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羣。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闔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耻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

真不減成
康也

今關中戶
皆種麥廣
川之力與

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
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亾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
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
春秋它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
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
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母
後時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
力易足民內足以養老外足以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故民悅
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
賣富者田連仟佰貧者亾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

更卒給縣
縣一月兩
更卒給
縣一月兩
更卒給
縣一月兩

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
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
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
之田見稅十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
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亾聊亾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
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
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
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
之事乃封丞相爲富民侯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

各占也

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畦。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畦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畦。長終畝。一畝三畦。一夫三百畦。而播種于畦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墮其土以附根苗。故詩曰。或芸或芋。黍稷彳彳。芸除草也。籽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彳彳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畷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不爲畷畷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亾以趨澤。故平都令

命家令
宮李命其
家也

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畷。少者十三畷。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墻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畷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民流稍還。田野益闢。頗有畜積。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故事。歲漕關東粟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

之真腐

計御史大夫蕭望之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白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工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皆罷

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凶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為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水災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即位師丹輔政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文帝承凶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雖未可詳宜畧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

請諸侯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關內侯公主至吏民在長安及縣道名田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之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官室苑囿府庫之藏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王莽篡位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爲臣妾府庫百官之富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以爲疏闊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莽遣使易單于印貶鉤町王爲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發三十萬衆欲十道竝出一舉滅匈

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淮而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

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

分假富人田劫取其租

賦罷癘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二十實什稅五也

富者驕而爲邪貧者窮而爲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

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

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不定吏

緣爲姦天下警警然陷刑者衆後三歲莽知民愁詔諸食王

田及私屬皆得買賣然刑罰深刻它政諄亂邊兵二十餘萬

人卽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歛民俞貧困常苦枯旱亾

有平歲穀賈翔貴末年盜賊羣起發兵擊之將吏放縱於外
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
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分遣大夫謁者教民可笑煮木爲酪酪不
可食重爲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官以稟之吏
盜其稟饑死者什七八莽耻爲政所致乃下詔曰予遭陽九
之阨百六之會枯旱霜蝗饑饉薦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
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歲爲此言以至於亾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周立九
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
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

布束于帛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
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
則畜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
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
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
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歛
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千
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
器械種饌糧食必取澹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桓
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霸名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

可見平準
始於管氏

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人毋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污也。竭亾日矣。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

曰百姓蒙利則穆公之言非與
則以諫故
幣民也

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以斤名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畜

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

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

后時，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宦為吏。孝文五年，

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

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

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

贏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

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

罪日報其執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

以精妙也

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于此曩
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
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
受法錢不立吏急而一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
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
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耜冶鑄炊炭姦錢日多五穀
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
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
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
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

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
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
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銅畢歸于上上挾
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
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
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
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
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
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
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

粵之害卽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燕齊之間靡然發動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敵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武力進用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用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饟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輯之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

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以東咸被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大司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旣竭不足以奉戰士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

得免此以

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公卿治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漢發車三萬兩迎之。旣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而緣河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鄭當時以渭漕回遠。鑿漕直渠。自

長安至華陰。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各以鉅萬十數。天子爲伐胡故。盛養馬。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卽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澹之。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尙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卽給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帶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氏首卽給焉。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

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銖錢益輕薄。而物貴。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繪。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圍之其

文龍。名曰白撰。直三千二百。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覆小構之。其文龜。直三百。命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以前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旣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

半廩食益
鑿鹽盆

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詐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得摩取銖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鑿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鑿鹽者鈇^{鉗也}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

諸手力貨
一非吏
比三老騎
士車皆
算

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之緡錢皆有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賁貸買賣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没入田貨是時富豪皆爭匿財惟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乃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

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
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
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
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爲
利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
尹齊王溫舒等用急刻爲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
顏異誅矣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
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
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湯與異有隙人有告異以它

議事下湯治異與客語客語令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屠
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
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
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郡國鑄錢多姦
錢輕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
行白金稍賤民弗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終廢不行是歲湯死
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
悉禁郡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
諸郡國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民間鑄錢計其費
不能相當私鑄益少惟真工大姦乃盜爲之而楊可告緡徧

天下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没入

物
多
而
漕
人

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卒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

畜、馬於邊

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既得寶，
鼎立后土，泰乙祠，公卿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
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共具，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
侵邊，天子爲山東不澹，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
人擊粵，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置張掖
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
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
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
馬難得，乃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差出牝馬，天下亭
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

其金少色
惡者免國

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
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列侯坐酎金
失侯者百餘人，拜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
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
少物貴，乃言船算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粵，番禺
以西至巴蜀，南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租賦。南陽漢
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
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
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然兵所過縣，
以爲訾，給母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元封元年，卜式貶爲

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僅幹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人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

甘泉以復終身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皆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久之拜弘羊爲御史大夫昭帝卽位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乃與丞相千秋奏罷酒酤弘羊自以爲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

刀共為

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帝人所變改元帝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能耕民生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于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成哀平帝皆無所易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小錢重一

五物并金為六名

銖文曰小錢直一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錢貨六品銀貨二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連錫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其金銀與他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于市道坐買賣田宅奴婢鑄錢抵罪

鍾鉅也

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葬知民愁，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葬于長安，立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立五均官，設諸幹，諸取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紉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以為貢，敢不自占及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上中下之賈為市平，毋拘它所眾民賣買五穀布帛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讐者，均官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萬物，印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

安得許多
不賈

度積也

民其賈氏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之貢賒之，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義和魯匡言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願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孔子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亾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廬以賣，讐五十釀為準，一釀用粗米二

奇談可以
佐酒

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以爲酒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十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醴音澤載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一郡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臨菑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臧不實百姓俞病後五歲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枚直一與貨布並行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出令大錢與貨泉俱枚直一盡六年毋得挾大錢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

官主鑄
錢者

不可勝行乃更輕其法私鑄泉布者與妻子没入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詛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俞衆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什六七後六年匈奴侵寇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一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復以與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又以制作未定官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禁令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青徐荆楚之地往往以萬數戰鬪死

亾四裔係虜，陷罪誅戮，饑疫相食，天下戶口減半矣。後四年而漢兵誅莽，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贊曰：易稱哀多益寡，稱物平施。書云：楙遷有無，周有泉府之官。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顧古爲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亾次矣。

史緯卷十六終

史緯卷十七

漢書五

志

郊祀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獺有祭，是以聖王爲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爲之牲噐，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于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爲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爲宗。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

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災禍不至所求不匱及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家為巫史享祀無度黷齊明而神弗蠲嘉生不降禍災薦臻莫蓋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亾相侵黷自共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死為社祠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死為稷祠故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虞書曰舜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嶽八月巡狩至西嶽

句龍可代者故仍夏社

十一月巡狩至北嶽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黷二龍去之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乃遷烈山氏而以周棄代為稷祠後帝太戊有桑穀生于廷一暮太拱懼伊陟曰祆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帝乙嫚神而震死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是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嫚也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各

山大川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祀有禁幽王無道爲犬戎所敗平王東徙維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爲諸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一云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酈衍以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于是作酈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酈時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祀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後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

三百牢不
殊多乎

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秦德公立卜居雍子孫飲馬于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于酈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御蠱災宣公作密時于渭南祭青帝穆公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而後世皆曰上天九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革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

封禪，鄙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不召而自致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羣翔，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其後穆公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周靈王卽位，諸侯莫朝。襄公乃明鬼神事，依物怪，設射不來者，欲以致諸侯。諸侯弗從。晉人殺襄公，是時季氏專魯，旅于泰山。仲尼譏之，而靈公于吳陽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獻公時，櫟陽雨，金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周赧王卒，莊襄王滅周，九鼎入于秦。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亾，而鼎淪。

沒于泗水。彭城下，始皇既卽位，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蟄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鬯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于是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尙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卽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功業。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祠，席用菝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黜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于梁父，其禮頗采泰祝之祀。雍上帝所用。

始皇黜儒而諸儒譏之坑儒之禍始于此矣

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于大樹下諸儒既黜不得與封禪聞始皇遇風雨卽譏之于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八神一日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日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于高山之下時地貴陽祭之必于澤中園丘云三日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四日陰主祠三山五日陽主祠之朶山六日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日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日四時主

祠瑯琊瑯琊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自齊威宣此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無忌正伯僞元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于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于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相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

終莫能至嘗有至者

不甘心焉。及始皇至海上，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弗及，使人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瑯琊，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到沙丘崩，始皇封禪之後十二年而秦亡。此無其德而用其事者也。昔三代之居，皆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迭興迭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

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嶠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滂，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圭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山川而牲亦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鴻冢，岐，吳嶽，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豐滂，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數。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嶧山

之屬。為小山川，亦皆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巖諸逐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邳，有天神豐鎬，有昭明天子辟池于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管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中之月月祠，若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駢，秋冬用駢，時駒四匹，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

每時用四駒而春秋異色

祖豆之具

一年一郊，秦以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

上齊宿

見通權火，拜于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

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

至如它名山川諸神及入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

方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于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

災祥輒祝祠，移過于下。漢興高祖初起，殺大蛇白帝子也。而

殺者赤帝子及禱豐枌榆社，狗沛則祀蚩尤，釁鼓旗，遂以十

月至霸上，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尚赤。二年東擊

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

黃赤帝子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于

二世尚有
祠所謂可
祠後主還
祠也

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名曰北
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
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
之如故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四時祠之令祝立蚩尤
之祠于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
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
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
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于臨晉而
南山巫祠南山秦中者秦二世也各有時日或曰周典
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

農所也

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
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冬自裁以祠制曰可文帝十三年
詔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始名山大川在
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
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明年以歲比登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
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
湫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廣壇場圭幣俎豆以差加之魯
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皇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
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時丞相張蒼好
律歷以為漢乃水德河決金隄其符也公孫臣言非是罷之

明年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于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于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地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于是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長門若見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以

許玉杯易
每日復中
其妖大矣

五牢其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于是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亾在泗水中今河決通于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文帝怠于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孝景卽位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武帝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

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
 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
 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
 殺諸所興為皆廢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
 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
 號氏館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于兄弟妻先後宛若宛若祠
 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上厚禮
 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
 道穀也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人主方匿其年及
 所生長常自謂七十無妻子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

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餽遺之常餘金錢衣食皆以
 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
 巧發竒中常從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
 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見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
 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
 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
 歲人也少君言祠竈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
 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之以
 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
 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于是

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也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毫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天一地一泰一天子令太祝領祠之于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嘗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臬破鏡冥羊用羊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臬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

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泰一于忌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于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于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它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所幸李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

史記作王大人

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乙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問之果為書于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天子無憂病病少瘳強與我會甘泉于是上病瘳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曰大乙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

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鬪飲食所欲言行下又

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

其名曰畫法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

憲其事祕世莫知也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官以一

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日光元光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

明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

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

后土后土宜于澤中園丘為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

而從祠衣上黃于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

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于汾陰雕上如寬舒等議

以黃犢為
牢具也史
記作大牢
其

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還過雒陽下詔封周後令奉其祀上始巡幸郡縣寢尋于泰山矣其春樂成侯登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無子王死宅姬子立為王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欲自媚于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願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効文成則

豈有神仙而俗如是

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謂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印信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尊其使然後可致也于是上使驗小方鬪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誥封大為樂通侯邑二千戶賜列侯甲第童千人乘輿斥車馬幃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于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

言其肯也

史記作職
温

家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
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視不臣也而佩
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
未至而百鬼集矣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上數月
佩六印貴震天下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擊而自言有禁方
能神仙矣其夏六月汾陰巫錦為民祠魏雎后土營旁見地
如鉤狀培視得鼎鼎大異于眾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
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
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至中山宴温有黃雲蓋焉有鹿
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

可謂明矣
又反感何
也

日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
秣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
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
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賜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
三德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
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亾鼎乃淪伏而不見今鼎至甘泉
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
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
合德焉鼎宜見宗禰廟藏于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
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能見其氣上乃遣望

氣且不見
何云不遠

射鹿也

太昊也

言

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于鬼臾區鬼臾區曰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于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悅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

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仙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其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頰

龍顛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叩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顛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于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使東侯神于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峒，幸其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羴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殿，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薤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薤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

以水及酒
寶鹿中也

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日，冬至物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泰一三星，為泰一鑿旗，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

延年以好音見方言其妹上文致鬼應從史記作王夫人而漢書李夫人傳言之甚詳孟堅子去甚

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毋効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于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以望幸矣其春既滅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以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于是賽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

其已不同其類兩游之可也

五絃及空候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或曰黃帝以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其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于九

諸儒元拘
執故秦皇
漢武皆不
用之

皇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不能辯明封禪事又拘于詩書
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祠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
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于是上
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乃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
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乃
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尸凡三百封太
室為之奉邑命曰崇高獨給祠復無有所與上因東上泰山
泰山草木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
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
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

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
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
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宿
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閒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
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
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
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書
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
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
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

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白雉兕牛象犀之屬，頗以加禮。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詔賜民百戶牛酒，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大赦天下。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馬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其泉。周萬八千里，云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請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

音台
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見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明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于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是歲旱，天子既出，亾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湛祠而去。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言，粵人俗鬼，其祠皆見鬼，數有効。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

祠天神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樓居，于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其泉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于是其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其泉殿房中。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赦天下。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明年上郊雍，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西河歸。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

下處字上

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潯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瑯琊，並海上。四月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陟，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坐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祭下堂，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所有，司侍祠

倒句即其顛自有秘祠

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還幸甘泉。郊泰時春幸汾陰。祠后土。明年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于明堂。後每修封。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幾遇之。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上還。以柏梁災。故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于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

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歷。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更印章。以五字。因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犬宛焉。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乃用駒。它禮如故。明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于

執期名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復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闕。石闕者在泰山下，陞南方。方士言：仙人間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于五嶽，四瀆矣。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東幸瑯琊，禮日成山，登之，罟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又祠神人于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云：後五年，上復修封于泰山。東游東萊，臨大海，是歲雍縣無

雲如雷。有三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集。棧陽宮南，聲聞四百里。隕石一黑如鷲，有司以為美祥，以薦宗廟。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迹為解。天子亦羈縻不絕，幾遇其真。諸所興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宮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宅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宅祠皆如故。其泉泰一、汾陰后土。三年親郊祠。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昭帝即位，富于春秋，未嘗親巡祭。云：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統，興故尊。孝武廟為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

應承武好
符瑞故耶

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雁五色。集殿前。西河
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
于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有
光。殿上盡明。上乃下詔。赦天下。時大將軍霍光輔政。上恭已
正南面。非宗廟之祀。不出十二年。乃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
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
餘年。朕甚懼焉。朕飭躬齊戒。親奉祀。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
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
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其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有神
爵集。改元爲神爵。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

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爲天下祈
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于博。中嶽太室
于嵩高。南嶽瀟山于瀟。西嶽華山于華陰。北嶽常山于上曲
陽。河于臨晉。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濟于臨邑。皆使者持節侍
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時南郡
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爲立祠。又以方士言。爲隨侯劍。寶玉
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于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于卽墨。三
戶山于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
惑南斗祠于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入神于曲城。蓬山石社石
鼓于臨胸。之罘山于腫。成山于不夜。萊山于黃。成山祠日萊

宣帝祠事亦復不小

山祠月，又祠四時于瑯琊，蚩尤于壽良，京師近縣鄆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原水，凡四祠于膚施。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令上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罷。是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上議曰：臣聞后稷封于釐，公劉發迹于豳，大王建國于邽，梁文

武興于豐鎬，由此言之，則邽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藏。今鼎出于邽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柁邑，賜爾旂鸞黼黻珣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命，竊以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刻銘其功，藏之于宮廟也。昔寶鼎之出于汾，臚也。河東太守以聞，詔博問耆老，意舊藏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臚上非舊藏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于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欵識，不宜薦見于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明年正月，鳳皇集，殺羽于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乃赦天下。後閒歲，鳳皇神爵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乃作鳳皇殿，以答嘉

瑞明年正月復幸甘泉郊泰時改元曰五鳳明年幸雍祠五時其明年春幸河東祠后土赦天下後間歲改元爲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其夏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鍾虞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時以爲美祥後開歲正月上郊泰時因朝單于於甘泉宮後間歲改元爲黃龍正月復幸甘泉又朝單于於甘泉宮至冬而崩鳳皇下郡國凡五十餘所元帝卽位遵舊儀開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凡五奉泰時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酒或賜爵赦罪人元帝好儒貢禹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爲公卿禹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

上是其言韋玄成爲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後元帝寢疾夢神靈譴罷諸廟祠上遂復焉成帝卽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于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于雲陽立泰時祭于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

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
武郊于豐鄘。成王郊于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
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至長安。合于古
帝王願與郡臣議定。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
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
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葬于太折。祭地也。
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
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雒。
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
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于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

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
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于是。衡譚議曰。陛下聖
德。怒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
處。臣聞廣謀從衆。則合于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
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于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
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
皆著于經傳。同于上世。便于吏民。八人。不按經。執考古制。而
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
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
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

拜禪書譬
 之賦也此
 乃曲終奏
 雅豈得以
 未造而忽

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于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泰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于古。臣聞郊柴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埃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埃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橐稽。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

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安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厨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

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臯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眾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仙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明年匡衡坐事免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行宮折拔時中樹本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况于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

壞宮拔木
明當廢也

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碎隱野雞皆雒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傳馳詣行在所以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

亦經術
士何以與
行異論彼
以理此以
情也

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于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
始建上下之祀營泰時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
饗國長久子孫蕃衍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
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
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
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
善順祀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
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
且半成帝末年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
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

盛者谷永說上曰臣聞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乎
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
言而盛稱竒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
有仙人服食不終之樂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
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
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
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
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
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
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

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仙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秦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與日扼擊言有神，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竊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三世武帝○五世文帝也，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日不享。論語云：子不語怪神。唯

轅陽侯江仁也。上印綬欲隨張宗學仙。

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廷。上善其言，後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子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佑，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寮裡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畧知。前上甘泉，先毆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逃。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舡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乃三月甲子，震電災

哀帝亦卒
無嗣固不
闕此也

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
不響何以甚此詩曰卒由舊章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
議復還長安南北郊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
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悅意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
時汾陰后土庶幾獲福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
以順皇帝之意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
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
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
聖業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
作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

行事而禮祠焉哀帝崩平帝即位大司馬王莽言王者父事
天故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
莫大于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
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
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
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
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因新垣平初起渭陽
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
祠地祇皆并祠五帝上親郊拜後平伏誅迺不復自親而使
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

禮不答也。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始立泰一祠于甘泉，二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成帝建始元年徙甘泉泰時，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後莽又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易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諄，山澤通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

秦皇漢武
為所惑
何况于莽

黃帝誤人
到底

皆六宗之屬也。以類相從，為五郊兆。于是長安旁諸廟兆，甚盛矣。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禮如宗廟。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漢興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于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莽篡位，興神仙事，以方士蘓樂言起八風臺于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又種五梁禾于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鬻鶴髓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穀僊之術也。以樂為黃門郎，令主之。莽崇鬼神淫祀，至其末年，白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二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鶩，鴈犬

髓、同

稷也

當麋鹿數下詔自以當僊云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惟一
叔孫生畧定朝廷之儀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
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張倉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
爲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爲盛大初改制而兒寬司
馬遷等猶從賈誼之言服色度數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
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以爲帝
出于震自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神農
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
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間于木
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

自然之應順時宜矣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
乎不亦正乎



